

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

——“八一五”感怀

孙 逊



1931年“九一八”这天，原本祥和平静的沃土，骤然间——

霹雳一声，风云突变，妖风四起，豺狼到处冲窜。炮声隆隆，枪声不断，辽阔大地沉睡中的人们被惊醒，倭寇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！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……

致使——

东北大好河山，悲惨沦陷。东北父老乡亲，深陷苦难。自此——

无数的兄弟被迫强征劳工，无数的姐妹惨遭日军淫奸，无数家庭妻离子散，无数同胞扶老携幼四处乞讨流浪在外边。

然而，侵略者的野心越来越膨胀，1937年又制造了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他们做着“三个月内灭亡中国”的美梦，采用了闪电战、毒气战、细菌战……到处实施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把战火烧到了大半个中国，灭绝人性的日寇强盗，用我同胞的活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，

侵略者反人类的滔天罪行，彻底暴露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面前。

有侵略必有反侵略的抗争，血泪一定要加倍偿还。中国人民能容忍这样下去吗？不！不！决不！

在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感召下，中华儿女团结一致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同仇敌忾，共同抗战，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。新四军挺进敌后，八路军开赴前线，全民皆兵，人人参战，组织了儿童团、妇女会、送粮队、担架队……

反扫荡、反蚕食、反封锁、反清乡，涌现出无数像杨靖宇、王二小、赵一曼等抗日英雄，他们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丰功伟绩，是祖国人民的骄傲。

全国军民齐动员，开展运动战、阵地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，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打得日军丢盔卸甲无处藏身，迫使日寇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。平型关、淞沪大会战，粉碎了日军自称“不可战胜”的鬼话。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的理论，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。在国家、民族危亡之时，

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十四年付出了巨大牺牲。在苏联红军和白求恩等国际友人支援下，形成强大的抗日洪流，终于迎来了1945年“八一五”日本无条件投降日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。

七十二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高枕无忧吗？不能！不能！绝对不能！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狼性不改，在其主子的唆使下，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。搞什么“亚洲再平衡”战略，企图组成扼制中国崛起的包围圈，为了全面复活军国主义，挑起了钓鱼岛事端，又伸出魔爪，想把南海搅乱。多次参拜臭名昭著的“靖国神社”，否定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。阴谋修改宪法，积极扩军备战，中国人民，岂能容忍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横行！我们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振兴中华，实现中国梦。在“八一五”胜利日之际，更要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。

作者系一名88岁高龄抗战老兵



父爱是一座山

浮世新语

听着崔京浩的歌《父亲》，不觉眼泪溢满了眼眶。听惯了歌颂母亲的歌曲，母爱是天堂，母爱是亲情的血脉，是人类第一圣洁的情感。但较少有歌颂父亲的歌，可能父亲永远是粗线条的，粗放到可以淡忘和背弃对儿女的惦念。我小时候记得一句话“有狠心的爹，没有狠心的娘”。从小母亲就告诫我不要欺负失去亲娘的孩子，后娘多是虐待他们的巫婆，而有了后娘也就有个后爹。想想父亲的形象总不如母亲亲切，儿时总有一点对父亲的叛逆和疏远。

现在自己也成为了父亲，从没想过父爱应该是什么，整日忙于外面的事情，希望赢得一块人生尊严的天地。时光荏苒，不觉儿子也到了15岁的年龄，青春期是叛逆父亲的时候，看他那英俊和略带挑衅的眼神总令我有点发冷，他那草长莺飞的个头都成为逼视心灵的压迫，难免有一种不情愿和不服气的失落。臭小子，长这么快美什么，难道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挣脱父亲吗？就这样渴望成为一个跟父亲比肩的男人吗？可你知道爸爸多渴望与你多待上几年，还希望能成为你崇拜的大人物，还期望那个牵紧爸爸的手、任爸爸主宰的小可怜儿？眼里就总是儿子小时候的可爱。

其实，父爱更直面社会的矛盾和压力，父亲的眼睛总是严峻的现实，背负的责任总是大于亲情的喜悦，所以往往充当严父的角色，成为儿子叛逆和对抗的第一人。叛逆是儿子成长的第一步，父亲的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，这就是父爱面临的现实。

父亲的爱总带有忧患意识，对儿子的成长喜忧参半，忧大于喜。儿子毕竟是父亲检验制作的产品，毕竟是父亲亲手放飞的鸟儿。知道儿子终究是一去不复返的男儿，做父亲的只能为他送行而不能包打天

下，可他能否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和竞争呢？这心里就不免有些紧张和忧虑，一种无奈和担忧就萦绕心头，成为驱之不散的阴云。所以，对于儿子，父亲总是沉默多于言表，严厉多于温和，批评多于表扬，挑剔多于认可——父亲是严师、是诤友、是挑战、是竞争，这就是父亲，这就是责任重于泰山的父爱呀！

可是总有一天儿子会懂得，父爱是离你最近的环境，是惠顾你终身的监护人。父亲年轻时的野心不过是励志的口号，因为事业总不缺少前仆后继的人，但这个家不能没有父亲，这个家的安宁不能离开爸爸的奋斗。家只有一个，儿子是独一无二的血脉，所有的成功都在于改善家人的条件，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庇护孩子的成长。父亲的伟大可能就在于这种不务虚名、不爭名分的精神；父爱的崇高就在于这种不图奖赏和不羨虚名的奉献；父爱的难得就在于那种隐忍的坚强。他虽然不说爱，但承担着爱的责任，他从来不说艰难却总是面对挑战。他总是为亲情打

拼，但似乎又游离于亲情的空间。它不像母亲是维系亲情的温度，是呵护孩子的环境，而父亲却总是闯荡在外的形象。比之母爱，父爱可能不那么专注，却有着足够的宽阔；不那么温馨，却有着足够的热爱；不那么细腻，却有着足够的宽容；不那么亲近，却有着足够的博大。

母爱是涓涓亲情的小溪水，父爱是烈烈情怀的不老山。母爱让你懂得体贴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爱的温存；父爱让你知道责任，给你传承一种奋斗的荣光，延续一种承受的力量。父亲是背负一座大山的爱，他从来不属于小家小户的欢娱，而是属于风吹浪打的世界。

等我长大后
山里孩子往外走
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叮嘱
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
都说养儿能防老
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

都说养儿为防老
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
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
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

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父爱是送你出行的路，父爱是教你起飞的天，父爱是引导你做人的航标。认识母爱在于天性，认识父爱却需要理性。读懂父爱是你养家糊口和具有人生阅历的时候，体谅父爱是你迟到的觉悟，是你体会人生的一种成熟。那时你才能真正理解父亲、体会父亲、呵护父亲，才能真正懂得爱护一个承受父爱的男人，是多么伟大和令人骄傲的事情。可那时的父亲不再是一个强势的男人，可能是一个垂垂老矣的长者，他对儿子的爱更是一种虔诚的信念。老年的父爱是夕阳温和的目光，是对儿子长大成人的认可，是对孩子温馨的想念和牵挂……

请记住，孩子，父爱永远是你仰望天空，是你前进的动力和成功的掌声！



小荷初露尖尖角

——张天逸诗集《失乐园》序

左远红

老友言新17岁的儿子写了一堆诗，让我帮忙看看。

言新把稿子发了过来，特别强调，这天是孩子17岁的生日。我读着读着就应了时间。甚至像老电影中的“蒙太奇”一样，一些久远的画面穿插而入，不经剪辑，不经拼接。仿佛几十年前，秋水微波，小船抵岸，一群年轻的身影，以文学名义，在细雨的小街漫步。那时，我认识了言新，一个戴着眼镜、高大、书卷气十足的年轻男子。后来，他一部部出书，一部部获奖；由省作协会员到中国作协会员，不仅是媒体名记，更是出色的作家。成为我们这一茬文友中的佼佼者。如今，他儿子天逸后来居上，几百首诗歌摆在眼前，从小学开始到初中、高中。面对孩子的诗歌，说不惊喜是假话。其实，除了从诗歌中认识天逸，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，但我又非常庆幸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他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，面对天逸珍珠一样安静发光的诗行，一种久违的感动在心灵轻轻漫溢，仿佛看到年少的我们，那般感性，那般纯净，那般真诚。不同的是，天逸的诗歌，远远超越了他这个年纪所具有的对现实的洞察力，对于诗歌写作的内在张力。

天逸诗中运用了很多现代网络语言，网络作品典故，以及他在阅读、音乐、影视、绘画等艺术欣赏中获得的专有词汇，让我们这代人有些陌生，有些懵懂。好在这些年在网络媒体工作，还能看懂，比如虐狗、屌丝、公举、壁咚什么的，至少不会影响我对诗歌的欣赏。再有就是从诗中可以看到天逸“读书旅行”所积累的庞大的知识量与融入骨子里的独特气质。如“玉环没得过去马嵬驿”“西庭柯都无法怡颜”“撑入那摆皓腕于神许兮 采蒲藕之玄芝的深沉”“年少兜兜”等等。说真的，凭我可怜的、狭窄的阅读面，还真拿不准其准确意思，必须借助百度才明白具体的含义。这些知识点在天逸诗歌中自自然然地融入，不仅把他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更为他的诗歌增添了别样的魅力。

这本诗集名字叫《失乐园》，虽然与名著同名，但此“失乐”非彼“失乐”，这是一颗童心的失落，一段爱情的失落，一段青春时光的失落。最后一辑中，已经有了沉实的笔触，独立的思考，诗歌开始走出童年，走出校园，触及社会及更广阔的人文环境。像《什么也不想说》《露》《面具》《何谓公平》，这些诗，读后令人心悸，真的感受到“天逸”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转入“失乐”时代。被动也好，主动也好，坚强也罢，脆弱也罢，现实就摆在他们面前，需要他们付诸思考，付诸行动，需要他们自己决定挥手的姿态，是微笑还是忧伤，是牵绊还是释然，是沉重还是洒脱……

读了这些诗歌，我也有小小遗憾，就是孩子太“屈就”于诗歌的“韵律”了，这样导致他的有些表达不能够自由自在，尽情发挥，这样精雕细刻的写作太累了。我相信，用不了三五年，他的诗歌创作就会自觉地避开这些，进入一个新的表现空间，更加富有弹性，富有深度；他的笔端也将触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现实，生活现实，获得更加立体的、多视角、多层面的洞察与体验，实现他以思想和知识作为储备的诗歌创作。

祝福天逸快乐写诗，快乐成长！

